

花
當
閣
業
談

花當間叢談卷四目錄

陳布衣

張檜谷

沈布衣

張士良

錢經歷

沁雪石

蔣知縣

拾錢

湖南丁

學前程

莫城李

趙錦

桑先生

孫先生

管士恒

程司空

湯廉憲

王參政

周奉常

王主事

王石溪

陸海觀

喬尚書

胡太守

姜副使

鶴獄

兩奇術

塾師相調

王化

陸侍郎

財必有主

治姦御史

王天痴

董大參

孝丐

福建士人

紀夢

魏釗

孫少宰

瞿學憲

王爾元

三張

二支

花當閣叢談卷四

陳布衣

邑人陳祥夫

名天麟

孤獨不與俗偶隱居教授絕不與人

通鄰人罕見其面所居逼市廛其左有坊門右有小橋
足跡不及者二十餘年嘗有鄰家攜酒就之既醉把臂
閒話不覺竟至橋外愕然曰竟至此乎酒之悞人如此

張檜谷

檜谷

名文元

亦邑人負奇崛盛氣槩師事蔡九達

名學羽

問

宏治好品隲人物其論近代詞垣宗工不直取何李而

所注意者獨武功康德涵名海北地崔子鐘名鐵近則粵黃
泰泉名佐所與游從者皆一時輕世傲物之士每睹邸報
見時事有不可輒彈指唾罵及見里中新貴人有結駢
連騎而恣蒼頭擾其粉榆者往往裂眦罵之尤罵其佞
之者輕佻趨附之士竊笑之以爲迂怪而公自若也先
生長子伯高名嵩善詩隱居不仕亦有先生風

沈布衣

沈先生名冕忘其字號石邱亦邑人教授生徒嘗以兩廣
寇平咏一詩有句五萬里蠻烟閩象郡三秋月色淨羊

城時同邑趙少宰

名用賢

尚爲孝廉深賞之後少宰就館

試適命此題卽以沈句應主司大稱賞擢爲館元先生

子名號梓邱亦善詩世有隱德

張士良

張士良亦邑人所居近海擅魚鹽萑葦之利有僮奴四十餘人並强悍善擊刺所擊海盜無算氣勢粗豪大有俠氣嘗入吳闔冒羅幘幘主以其不宜幘也故昂其價語微侵之士良遽問爾幘有幾幘主具以所有對士良盡取焚裂於衢酬其直而去

錢經歷

曠亦邑人忘其字輕財任俠負氣而好勝常入京遇人於徐州邸中夜半聞啜泣聲睡訪之乃會試孝廉也中途遇盜衣囊一空不能前耳曠解贈三十金及衣幘之類所以周之者甚備其人至京得第選爲御史巡按蘇松時曠以貲授浙江都司經歷謁之舟中御史留之相對食飲盡驩知府楊貢迎鴻首錢不爲遜避守大怒廣摭其不法事逮睡及其兄昌分禁司獄鎮撫二司具本奏請必欲殺之昌亦有智數名於獄藏火釈中寫奏楊

詞後出以相示所不同者二三字耳命幹僕齋本去乃
先楊本三日進得旨還京間時天大寒各裸露午門候
駕諸貴璫出競解貂裘覆二錢楊則僵凍間有以足蹴
之者駕既出二錢疊疊分疏楊噤不能出一語遂各褫
職歸籍時天順末年事也

郝老曰錢君逆旅傾蓋而遂能週孝廉之貧可謂依
矣獨其與楊訐奏時御史何在獨不能爲之左右乎
一亦忍心人也若楊守以意氣小嫌而遂欲擠人於死
鄙哉不足言矣雖然吾聞之長老錢君寔有不法事

云

邴老又曰吾聞錢氏家廟後另有一室供十三牌位春秋祀之蓋祀其起家十三紀綱僕云惜歲久不能舉其名然有三事足錄不忍使之泯泯遂錄之一人名某卽上楊守本者也楊未先三日行矣僕倍道及之仍用計遲其齋本人乃得先楊三日進比歸復於主人足下所穿革襪尚未易也足廻不可出以刀剝之始出一人名某昌僕也生平嗜酒未見其醒昌遇之殊平平及昌歸後每忽忽歎無以爲生醉者忽語

昌曰須錢乎無憂也昌知而斥其妾若又醉胡語耶
醉者對非妾則引入一密室室貯一櫃械牋甚固啟
之中有藏金三千餘兩主人詰所從來曰當發難時
主人以此金給某營某事某以口舌往事幸濟而金
塞未動故橫守之至今及驗之囊腐而封題宛然主
人曰若以口舌代金則此金若金也我烏得攘之請
中分之不可勞以十一復不可曰小人無福主人必
欲相勞苦則請日給良醞三升畢狗馬餘年足矣昌
笑而許之一人名某睡僕也見主歸無聊往上江兩

月遇王府裝花百餘船無敢接賣者僕則具主人名
柬迎之主艦者素聞姓名大喜曰卽日發舟矣歸以
告睡睡曰遇難以來室宇荒圯卽器皿亦無一備柰
何僕曰某已於某家貸得銀若干第修屋宇備器用
以俟僕又遍走蘇常近縣賣花行家各帶貲本又往
迎花船至才三日而花價足矣客去後發花入利不
知其幾家乃漸復

鄭老又曰淳安徐氏阿寄得李溫陵馮元岳諸公爲
之立傳而其名遂傳余媿不文不能爲三人傳聊識

其事如此

沁雪石

沁雪石原趙松雪家故物也。松雪寶二石一名垂雲。今在松江某大家。沁雪質純黑。遇雨潤則白色。隱起如雲。故名不知何時乃入吾常熟縣治後堂會縣尹某愛之。病命女巫治之。錢昌時掌邑賦。默囑巫令稱石爲祟。尹命牽出之。於是爲錢氏物。石初無下盤。或云在陳湖。陸氏錢往求諸陸陸雅敬錢曰盤失久矣。家有一石亦宜盤。不索值而歸之。比載過湖。索解而沈。爲標識其處。別

以巨索縻之出番視則又一石盤也探前石乃在旁水深不可牽而止昌旣不得則與石俱臥門左一日晚石之下端與所出盤頗相合蓋石有兩足一足方而巨當其中旁一足三角而小所出盤二穴亦如之於是起而合焉不差尺寸人以爲延津之合云

鄭老曰石今在余從兄廷庸家王弇州先生有一事極相類弇州有一銅水滴青綠翡翠商周間物也弇州寶愛之獨少一蓋每以爲恨一日攜過青洋江命童子就江取水悞墮下亟命泅水求之先得一蓋方

訝以爲異再湧而水滴出是其蓋云

石在吾族隆初家因家窖國

初歸于錢氏置之藏書樓前不久而樓火并石亦燼古歷附記

蔣知縣

蔣無礙亦邑人以進士知某縣致仕歸性強挺不信鬼神及陰陽禁忌一切鬼祟之事每方慾所向輒令改作不顧家亦竟無他虞至年踰七十有弟住青果巷兩家相隔醋庫橋天未明有事就商於弟過橋輒有七小兒攔道而言曰汝一生不吾信今竟何如言迄不見未幾得疾卒無礙善醫有女嫁錢世芳一日女病駕舟迎其

父以夜至脈之而未藥也出臥前堂夏月蔽以紗帷月色正明未睡間有女子入自中門須臾至榻前夕立不去詰之不應熟視之似遍身血汙者因詰之曰汝冤鬼耶吾女殺汝耶果然明當不藥而去矣言已遂無所覩明日擁篲童子至叩之具言數日前虐殺一婢如其狀乃托以他故歸女竟卒

拾錢

邑人連抑武先生

名鑑安陸知縣

所記拾錢事甚奇因錄之

靖戊子歲將赴南都邑人趙良同章安肅

名榮陳心椿名策

陳信可諫名承早赴某廟問卜趙良前蹶一物錚然北城疾

引手捲之得一囊錢數之二十一文咸曰此青錢中選
徵也吾輩謹識之是歲五邑趙德光名承諫中第二十一

名後一科辛卯章宗肅中亦二十二名又一科爲甲午

陳信可中亦二十一名後四科心椿子廷裸名賛中亦二

十一名夫拾錢偶然耳若無足爲據者而四人分中四
科其名次俱符錢數又若益齋則寓兆於姓而兩亭則
先兆於父詎不異哉

鄭老曰余嘗攷之邑乘諸公所中名次與科分俱無

差獨廷裸陳先生名亦同二十一然是丙午非丁酉
先大司空亦以是年中吾邑得雋者九人第二名爲
龍山查先生縣令書二匾縣於學宮一曰八龍齊奮
一曰單鳳高飛其謂單鳳者意指查也而次年捷南
官者唯先大司空一人蓋司空別號鳳竹竟成單鳳
之譏云

湖南丁

邑湖南丁氏有名霖者家富而慇族子主政南湖先生
名奉字獻夫時在庠名甚謙而貧霖不少恤旣而南湖中鄉

舉報捷者夜至霖未及知內子以其平日之故試遣僕借鷺酒以觀其意僕旣叩門而入問知爲南房借物厲聲叱曰中夜叩門何不達也且秀才家夜需此物不貧何待僕且下階乃曖語曰正爲秀才家貧無以勞報捷人耳霖聞之不覺離坐起挽手曰果然乎何不早言敕家人速付去勿遲人傳以爲笑

邴老曰此與無錫華解元事極相類解允名鑰隱屏習業人罕知者又不善治生產以故家落而官逋甚多其伯某家巨富而不仁與鑰居鄰比鑰謀廢其居

以完官逋伯不欲及售之他人則又多方沮之會科舉將就京兆試則以所居質少資斧不可又使人以官逋掣之不聽去期迫矣詣諸族衆請解以前後堂廳折券與之期科舉後卽日拆卸方許之旣終試報捷之日集二百許人約曰無捷耗卽行動手旁午忽有騎自南馳至問之曰報解元捷也伯聞之惶恐旣不可徒回則命二百許人令拔鑰居庭草飭墻壁戶牖躬自來督早至暮回凡又二日煥然一新嗚呼小人之無恥類如此我徐亦有一事相類聞有記之者

姑秘之以存雅道

學前程

嘉靖十九年吾邑學前程某者每日至午後卽昏不省人事次日天明始甦詢其所以曰我隨門神併各處土祇散疫某家因孝疫不及某某家行善亦減數至兇惡者多及之數亦不等奚浦錢氏乃至四十二人後一一如其言

邴老曰夷堅志敘錢唐田汝成作也其言曰治亂之局不握于人則握于天天有常運人有常經天亂其

運則善惡倒植人亂則其經則賞罰無章天亂則人治之於是乎爵于朝僇于市播于大誥而鑄于刑書人亂則天治之於是乎翼于無形呵于無聲錫奪其基貨而延綿其壽天是惟天人交輔以持世故彝倫所以長存而乾坤所以不毀也人之爲治也顯而易見天之爲治也幽而難明略其易見而表其難明此夷堅志之所以作也余每喜誦之故以下二則俱錄善惡報應不爽者雖吉士不必以是勵行而凶人庶幾少有悛心且用以自警焉第鄙老見聞不能出里閭

故僅僅識其邑事不能廣及

莫城李

邑西南數里有地名莫城相傳爲莫耶鑄劙之所天順間有李某者爲人無賴起滅詞訟飛詭錢糧陰毒禍物一方苦之生二子名毓穎秀警敏年二十卽中鄉試新其門扁曰英俊衆嫉之祝曰人家小鳥入門便當禳怪今鷹隼進門怪何可禳也俄復中會試衆憤愈甚斫竹銳其末舉以戳天曰天乎無眼長惡固如是耶又踰年選授行人出使父親往迎之及臨清聞其子死於灣因

驚悸得疾數日亦死於是兩喪無力歸僕人竟從火化歸其骨此方之民於是舉手顙天曰天自具眼第我輩自急性耳其戳天者爲素食三年以識過

趙錦

錦亦邑人事母素悖母不堪其虐冒言欲覓死以禍之錦不爲意於是母倩人市一棺停所居樓多買紙錢布棺外及樓之四角乃縱火自納於棺并其家燼焉鄰居共忿讐而訴之官擬重辟繫獄越四年讞獄使者至以爲疑將出之不果而旋以病死山其屍棺殮寄東寺浮

睂下棺甫至忽大雷雨震擊其所衆往視之雷斧從錦
棺入洞厥胸焉夫錦以悖逆不良死若足以示鑒矣乃
復霆擊于旣死如服上刑天之誅不孝一何嚴哉

桑先生

先生名琳邑人忘其字號鶴溪憚民先生父也性恬澹讀
書好古耽吟咏蚤歲喪偶不復娶寒燈冷榻凝然獨坐
結廬虞山下山光湖色日映几席間視其中草蘆茶鼎
蒲團塵尾種種瀟灑有客過從則打漁鼓吹紫竹笑語
相應出入於青松白石間大都白玉蟾之流也

孫先生

先生名七
政字齊之邑人年十三游膠庠才華煜煜皇甫

汎兄弟黃省曾父子俱折行輩爲交迨長益好游賢豪間才名益籍甚經術騷賦家庭不願交齊之任俠結客尊酒論文坐中常滿然力不能給先世所蓄古器彝鼎名賢書畫時入質庫以佐酒資居恒有郊島之歎然不游大人以自潤與蜀人張佳眉相得驩甚張鎮浙念公貧欲得一過爲重客齊之僅一往絕無所關說有茶癖又有潔癖孫氏又有名袖者亦有才情常取司馬長卿

以琴心挑文君事作傳奇名琴心記亦俊逸可喜

邵老曰余不及見桑先生然故老談潛德必首先生
余聞之不勝景星卿雲之思若孫先生則與先君子
交特厚余猶得時時侍杯茗先生風流雅致裘帽翩
翩望而知非塵寰中人性喜奕品不甚高然黏子輒
覓日不厭勝負兩忘嘗與余明之名德明從伯曉勝從
伯出一文待詔書扇先生一古鏡價可十倍扇及局
竟從伯負矣迺先取扇袖之次又袖鏡握手數子撒以
亂局而大呼曰余勝矣余勝矣先生但笑不言旁觀

者曰公寔勝柰何任其攫取先生笑曰彼旣欲之第
不言耳言則脫贈之耳何以奕爲且吾媿其出袖之
非情也人服其雅度一日與友人對坐日晚矣尚未
炊廚人以無米告先生夷然曰尚早俄一童子攜一
壺榦至則其戚以扁食餉也先生欣然啟榦與友人
分啖之曰人生饑飽亦自有數適若戚戚此物亦當
至但覺亂人思無益耳有貧族就先生貸銀三錢探
之室中無有則解其所衣紬衫與之曰姑質之其人
未卽取則又曰衫實敝質恐不登舊之可也余內伯

張幼子

初名獻
翼後改

作快士賦以自擬先生以書規之累

數百言大要言君日磬折土牛傍嗅大人韁鼻吾見
刺促勞苦未見其快也此書余好誦之今不載集中
乃知先生著作散佚者多矣抽其從子也與余善性
龜豪不修曲謹喜飲喜樗蒲居藤溪蕭然一室無儋
石儲而好客不衰其所著琴心記極有佳句第頭腦
太亂脚色大多大傷體裁不便於登場曲亦時有未
叶以故反不若梁長名辰魚
字伯龍浣沙之傳然較之宣城
之嵌寶揀金臨川之字覩句鬼則大有運庭矣每欲

取而改訂之有志焉而未逮也

管士恒

士恒邑人名一德

辛卯赴試南都於小敎場闢聖籤得

訣云前三三與後三三初不解後揭榜中第二蓋士恒

行三又中第二則前三三矣是年士恒三十四歲非後

三三平嘉靖癸卯沈子善就北試求前門關聖籤得報

云況有持謀天水翁初亦不解發解後始知主考爲秦

鳴秦姓屬天水郡副考爲浦應麟房考爲浦南金旨

水傍

郵老曰人世功名其年紀名數與考官姓字俱已前定彼非分妄覩者欲何爲哉

程司空

吾邑程大司空名宗少時夢入一處有人道服拖帶而坐旁夾侍兩童子司空前拜其人手挽之曰子吾鄉人吾子先輩異日當相見於此覺而識之後歷官總憲距夢時越四十餘年矣巡邊至鄜延過范文正公祠入謁之見文正像設道服拖帶兩童子夾侍宛然夢中所見公爲詩以紀其事

湯廉憲

廉憲名繼文號守齋

亦邑人爲書生時夢已門首一坊牌扁曰

扶輿清淑謂是吉兆已而膺鄉薦登甲科擢武選主事以爲夢有徵矣後三十餘載歷職湖廣廉使以事抵衡州衙門前乃有大坊牌題扶輿清淑四字一如夢中爲之黯然居二日而疾作不數日卒

邵老曰吾聞王文成年十五時嘗夢游南寧拜伏波廟作詩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鬚毛蟠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詩尚不磨暗而識之及後擒宸

濠丙戌奉命平田州駐南寧五月始得拜伏波祠下
宛如夢中因識以詩曰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
豈人爲南征敢荷風雲陣所遇須同時雨師尚喜遠
人知向望却憐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恥說
干戈定四夷

王參政

王銘庵鼎字元勲三子其伯與季均與仲不睦卽塾師
亦不相往來一日伯家失盜越仲居而又劫其季旣以
爲疑而仲家數年前延一浙師兼善醫從一僕名某至

是盜遺藥一囊比劫而出自數其類則聞有塾師僕名
於是信以爲其人盜魁也行文所在逮其人來官爲嚴
訊遂自誣服叩其黨與則曰烏合不能有所指也衆皆
疑其誣而卒不可辨未踰月則有江北盜事發供稱前
月劫常熟王參政家見在某物某物皆其家得也執事
者行文來取人領贓於是始知其受誣銘庵乃親詣府
獄泣請之歸禮之踰月贈以百金而去

鄭老曰若元勲先生者可謂不遠之復矣嘗聞嘉靖
某年邑庫中亦嘗失銀主者急欲得摘姦伏名不爲

廣詢遽以一錢姓者當之錢膏梁子也不勝刑誣服
家賠銀四百兩充鐵嶺衛鎔鐵錮其手索而去竟死
于道居半歲盜庫者置房畜妾偏愛爲其妻抱訴方
知其誣主者尚未遷轉略不爲悔但曰余當時亦無
私夫治民折獄必公必明明以成其公不緣諸明而
徒委諸公則土木偶人皆可以臨民乎元勲尚有贈
金何競報仇事甚奇載邑乘

周奉常

奉常亦邑人本姓馬

名紹榮

字宗勉邑大姓周氏佃夫也

周氏夜夢有龍繞其庭柱明日宗勉從其父來輸租則循柱左右以嬉周憶夢異之視其貌甚娟秀試從其父索伴諸子讀父欣然從焉性極穎敏且善書周遂列之子行年二十中天順壬午科鄉試將北上周出一囊授之曰此直若干金勿輕售啟之乃古墨一挺重二斤魚紋鱗皴真奇物也旣而下第然每試輒攜入行笥中迨成化初復下第朝廷忽有選人修英廟實錄命劉文安公名主其事於是夤緣求進者甚衆皆不能得宗勉顧無媒則試以墨爲贊文安見之大喜首以應命與周浩

李應禎等同入中書不解其故久之文安語宗勉曰余先君寶墨二笏一失在江南久矣乃今從子得之子與墨其各有遭乎紹榮始知其故復與永嘉姜立綱俱以書名官至太常少卿

王主事

主事亦邑人名良翰致政家居有南門王某者寢疾已踰年矣一日昏曠中見二人自外入至榻前出懷中牒示之曰官要汝索視之則首一名王良翰也次卽南門王某又某人不識俄頃甦爲家人道其事分必死家人慰

之曰夢何足據王曰試探主事何如時良翰以同年某來邑率舟往拜已解維矣探者以復王王稍安居半日許則聞路人譁曰王主事與某僉事相遇啜茶間卒中風而踣不復語今昇輜歸矣頃又譁傳曰王主事死矣王某亦於是夜死

鄭老曰余有一夢甚奇亦甚類邑人呂方平名遠者方伯復庵公困之耳孫其姊或余室善書刻素遊大人門並無疾患余忽夜夢有兩青衣來傳命曰王召似在大江之濱卽有一舟至青衣推余登舟語舟子曰

速發復耳語余曰勿憚慎毋閉眼開則舟且覆舟墮極僅可容身余守其戒閉目端坐但聞耳邊瀟瀟聲頃之舟子呼曰至矣可張目登岸旋覺此身已在岸兩青衣笑迎曰幸甚守吾戒倘不謹一濡足便沈溺矣余隨之往則見前有大殿端嚴如王者居余與青衣屏息俟於庭聞殿上鐘聲青衣曰可升殿矣復指引從東廊逶迤而上其南面坐者儼然王者威儀也前一道士伏而奏章須臾道士起僂而立余乃前跪王者若有言然不聞其何語道士諾之引余手從西

廊下余私詰道士此何意道士曰命導汝從此出但
前尚有官司利害勿高聲勿嬉笑旋至一衙門侍衛
甚衆道士曰此勾攝所也頃聞內傳呼曰榜出矣則
見曳出黃布長可十丈許書有一二百許人名第
名則上字朦朧不能辨下一遠字第二名王吉下註
云俱北門人道士促余曰去去此是汝歸路矣乃是
一大衙門前臨官道門基甚峻下瞰可三十餘丈回
顧道士已不見矣方傍徨無計則見前青衣在下呼
曰汝但躍而下吾當接汝余一躍已在其肩乃度余

得石橋前指一大宅曰此非汝家乎余遂覺時天啟
改元十一月之朔夜也遍身汗浹透茵席然不解其
故晨起與老妾呂氏言之呂氏愕然曰吾弟名遠且
居北門黃布所書得無是乎余笑曰夢何足憑且又
朦朧一字知爲阿誰妾終介介則走一人入城省之
得方平手報曰邇來幸甚無恙居數日其家遣蒼頭
具舟來邀余則方平病亟矣十四日至其家方平已
不能言諸來訪者甚衆余遍問識有王吉姓名人否
至一友曰此吾家擔水人也何以問及余不言其故

第問其人無恙乎則曰無恙余終以夢爲疑至十五
日午後其友復來省忽遽言曰異哉公昨問王吉夜
來腹脹死矣余吐舌不能收始言夢中所見促其家
治後事五鼓而方平卒吉主人亦居北門嗚呼孰謂
鬼神幽遠哉

王石溪

石溪名舜漁字以工部主政管稅寧藩之變太監畢真鎮
杭聚餉造兵逆謀頗著杭人憂之直指張縉雖每事先
機察覺然膽力稍薄以石溪有謀勇深倚仗之若左右

手一日真設宴請二公情頗叵測張欲勿往石溪曰此正機會不可失命土兵及市人百餘徒手以從真見徒兵且少不虞也及門則衷甲而露刃者且千餘人羅布門左右石溪笑謂真曰太監設此將爲寧藩備乎真倉卒應曰然然則當設城上耳真未及對石溪揮手曰老公命汝輩且往城上徒兵復擠之立解真出不意唯變色無如之何旣中酒石溪目張曰公有事盍先行張遽起去石溪連呼大觥與真痛飲旣酣乃左手把真袂右手拔其刀戲舞而出其惡黨瞪目聳息不敢動真氣大

索

陸海觀

吳閩人陸海觀名南有詩文名陸吏部水村之被逮也南

弔以詩曰子規啼罷鷗鷗啼何事先生不見機雲夢已
收韓信去鱸魚正待季鷹歸功名自此分成敗史筆憑
誰定是非寂寂朱門春去也楊花燕子自爭飛最爲人
傳誦會試不第歸至某關主政索船稅南遺之詩曰獻
策金門惜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不
道君王也稅愁主政得詩追而禮之贈遺甚厚其號海

觀也壯年緣夢而得晚而分敎青田廨後有門局鑄久矣相傳不利於開南至必欲開既破門入則有小石碑顛臥叢善中拂視之則海觀二字也居數日得疾卒

喬尚書

白巖尚書名守當武廟南巡爲南京兵部尚書嬖臣彬怙

寵漸謀不軌嘗假旨索九關匙鑰京師惶懼然憚公不敢發也一日忽語公曰我北人素閑武藝計南人柔脆必不敢當公曰不然吾所練兵技勇多踰北人江固不信求較公許之陰收部內武勇絕倫者若干人戒曰

任彼呼一人則某人應次又呼則某某應不必真其人也明日臨演武場以兵冊授彬曰任汝呼之彬呼一人出黑而矮邊軍無不掩口彬呼一軍出則長且大可倍南兵咆哮之狀似可平吞活剝者交甫合南兵忽上稟曰軍中無戲倘有不測當柰何彬大聲曰兩無所坐乃舉鎗相併不數合邊軍被截喉而死彬色變故佯笑曰此人鎗非所長用違其長故至此又各呼一人出彬令手搏數合後復爲南兵擣倒彬氣索白巖手卮酒進曰且飲酒自是彬謀大沮

胡太守

可泉太守

名纘
宗

字孝思初蒞蘇郡惡僧特甚小犯輒得

重懲一日爲諸生道故曰余有一友中鄉舉一日邀余於途曰某寺僧吾德之期我他日過飯今適暇子能同之乎於是又拉一友凡三人同往寺在城外二里許頗荒寂僧迎之大喜治殼酒勸酬備至向晚友人飲興方酣余二人不勝逃席歸及夜至二鼓友人負傷而叩余門曰余逃生至此問其說曰余飲間偶游衍不覺入其密室窺之有一婦人焉僧因是致疑迭勸予酒求歸不

可求止不可余覺其狀不善則慰之曰師毋疑我我終不敗乃事僧不應強酒愈酷余無如之何則與更互痛飲若飲水然愈飲愈醒彼六僧者以次潦倒或顛或臥唯一老僧不飲醒然也睨其傍有鐵如意亟持之以鹽僧腦僧遂仆復亂擊數下踉蹌奔逸至此天旣明余遂同友人入訴之官遣人搜捕則諸僧尚不可起而老僧者猝首死矣併得二婦人於是諸僧皆死杖下因曰此輩無行大都如此余每見之輒思前事怒不可遏也

姜副使

夢賓

名龍

太倉人中鄉舉歲初場四鼓卷未完巡場御史

某裹衣至前曰何遲也使滿場人守爾姜忽厲聲曰子汝何事御史怒榜之于命拽出揉其卷而投之地且曰使來科便中亦快馬不可及矣出至外門府尹坐睡方甦就而懲之尹遽起姜尾入則有一隸方爲理其卷尹取視其破卷冒舉手曰高中必矣今寫完命楷謄以入其年遂得雋旣而連中會試選爲南御史有人以其事語監場甚媿悔懲同道御史爲解同道詣姜語次問曰聞君在科場曾受辱然平曰然讎之平曰當時曲在我

何敢讎曰然則某道長是也入道許久不一投刺何謂
不讎姜乃曰非君幾重得罪卽日與同道往謁某御史
留飯款曲歡然飯後同出復有他謁姜故遲其馬二御
史揖之前姜鞭馬輒先之顧而曰余今日得快馬及君
矣某御史有慚色

鶴獄

寧庶人寵鶴縣以銀牌標指揮千戶之號一日有鶴頸
縣指揮牌者飛出市里爲民大咋傷死庶人命府官置
詞送撫按令民償鶴指揮之命撫按不知所處批發所

屬皆辭不敢聞某縣令有能聲遂以委之明日以狀申撫按批牘尾云鶴頸有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罪不在人況指揮而名鶴非積於軍功以人而償畜無聞於憲典合以鶴價償入獮犬正法撫按大嘉以奏寧王王亦詞塞

兩奇術

吾邑王大參卽庵銘官某地時遇久旱祈禱不應或云木商某有奇術則遣隸呼之其人曰爲民請命而倨召我乎大參異其言乃具刺往其人始來問曰兩可得乎曰

可何時可得曰欲遲遲得欲速速得欲立致立致問所
需則請潔一室婦人首飾一具上下衣一襲設酒二席
多具紙筆朱墨餘非所需也陳旣訖隨作一符命一隸
曰往某方見年少婦人納符其懷彼當隨爾而至已而
果然婦人來裝以衣飾相對飲酒別無他少頃又作一
符曰雷至後必怒擊一人汝急以符壓其身須臾風雲
驟起雷電交作震死庭中一隸如法以符壓之天雨如
傾霧靄盈尺三時始霽死者隨亦得甦就室視之其人
則已遁去惟婦兀坐如痴喚之乃醒問前事不知也大

參常詭人此爲月孛法昔有人行之犯良家婦曾搆死
獄余欲從授其術懲是而止道士徐月林亦煉月孛法
其作用殊不同

吾邑楊尖朱氏有女嫁無錫華氏華子旣娟秀朱媛亦
美麗咸謂佳偶然旣婚之後輒不相能寢則各被而覆
適或相值各回首不相矚也兩家父母憂之甚華門客
偶談次及蘇城某道士爲人祈禳拜章事甚異華卽具
舟檝往延之旣至詛之故道士曰無憂當令計日合耳
迺令絮一室距其家可二三里道士局其中三日而章

醮畢出語主人曰某日某時當合第不可多使人知至時知者覘之生忽自書房束身入婦所婦見生來隨亦起身相迎皆平日所未睹也生坐於床撫婦肩曰天寒何不厚藉婦笑曰正欲觀茵蓐見汝來未及耳自是遂得詣老或扣道士云北斗中有神專司人間情慾事余曾遇異人傳其術

塾師相調

成化間事

無錫華氏延一浙師旣久相狎師極黠慧機警主人數用語言設局械侮之輒不得勝偶月夜出游衆戲作假

官吏告訐紛然乘間撻師十師雖恚然是杯酒間戢無
可柰何第曰此須有報哄笑而散師後解館歸以事易
名遂得聯中選入道差某省巡按距其時已數年矣華
家居忽常州府承察院憲牌要無錫華某華某數人解
京口驛間衆皆驚駭莫測其故哭送就道至則御史坐
舟中諸華伏船頭御史大聲叱曰汝輩在家豪橫有之
乎衆不敢仰視亦不敢置對第低聲曰無有御史復曰
華某曾作假官某作假吏某爲皂隸擅撻鄉民何曰無
之衆復曰某等俱守法良民豈敢爲此御史曰記得某

年月下撻塾師師曰此須有報乎衆方知是舊師故調之也跳起作浙語罵曰天殺的險怖我死御史笑曰無恐已遣牌本縣慰藉矣於是留款數日復迂道登堂拜其母囑縣令顧視其家而別

王化

山東解元王化發解時年甚少不矜細行綢繆二娼遂不娶久之不爲人齒乃挈二娼直抵杭州藉之爲衣食杭劇郡也守日夜迎賓水次逮夜方歸有子年十七八日私出衙與娼狎夜必歸曰欲了師父課程耳化令旦

帶題來爲之代作居踰月師異其筆大進以呈諸守曰
某且媿爲師矣守索視之信呼面試之子旣凡筆又荒
落之久不能下一詞詰其來自勢不可隱具言之守乃
逮化及二娼至異其狀叩以來歷化請屏人言曰某山
東王化正德八年解元也守矍然罵曰畜生何至是則
曰爲昵二娼遂忘羞恥守乃立遞二娼去卽日新其衣
冠置之師席令誦其子不聽出入又一年赴會試得第
選爲御史巡鹽浙江每赴席當筵輒狎歌童或爲按拍
其不矜細行卒不改云

郁老曰此事今有傳奇俚甚不足觀且以爲郡人唐解元子畏事世遂不知有王化余得之連抑武先生所記當不謬

陸侍郎

松江陸儼山

名淵字子淵謚文裕以禮侍致政歸買房一區拆歸

改造日往坐一家之門以課工其家寡婦生一子延師讀書師數遇陸必拱揖旣數遇謂其徒曰長者在門宜供一茶母不可曰貴要不可近也師再三強之不得已供一茶居數日工未訖也師又強其徒供一飯母愈

不可徒重違師意以私鑑置飯延陸陸喜從之飲爲盡
歡瞽見並廳一樓甚峻整請觀之樓寢美材陸心動與
門下客商之乃首以曖昧錢糧逮其子及叔致之於獄
脅取其樓母忿死子與叔皆庾死師以干連恚悔死明
年陸被病夢攝入一衙門殿上如王者左右廡列數司
引之入左司不受曰非吾事也引入右司主者亦下堂
來迎坐定曰君知此來乎樓主寃訟君須臾三四人譁
而前陸惶遽曰返若樓可乎主者笑曰其人死矣返之
何受且君此中已壞不可補也曰請緩期可乎主者曰

可期以某日當至此陸乃歎呼諸子前具語所見因悔
曰吾寔錯用心嗟何及也寢疾踰旬以所期之日卒
郝老曰鄙哉師之見也其言長者在門宜供一茶謂
一茶可以結長者之歡乎旣而請具飯謂一飯足以
果長者之腹乎彼徒見大冠如箕聲勢赫奕平日欲
一見不可得今旣見矣胡可失不致慇懃也其欲供
茶飯也豈爲主人地哉蓋曰我而識一侍郎尊官便
可以借光輝誇閭里對朋舊曰我曾陪陸侍郎宴飲
對妻孥曰我曾結陸侍郎交知甚至居間請託俱可

借陸侍郎名色以哄詐鄉愚孰意侍郎之眼常在烏紗之上侍郎之飲食者不在茶飯而在腦髓也引狼入室喪身亡家非自取而何智哉母氏之言貴要不可近也雖然獨陸侍郎乎哉凡帶烏紗者方寸間俱有五嶽彼其視富室若外府也視閭閻脂膏若盎肉也爲貔貅爲土伯謂可子孫世世享無窮者封殖未竟身入森羅譬之蠅蝎囊虺以自毒害彼雖自以爲智吾則謂恩不可及矣

郝老又曰陸文裕先生文章行誼朝野仰之如威鳳

祥麟爲章文懿公名懋門下士最器重不應有此余此記亦得之連抑武手抄云

財必有主

陸文裕公有別宅素多怪異拋擲瓦礫奇聲異像人無敢居買亦不售有葛行人以使事歸謀置宅儼山謂曰此有空居歸我少價餘俟官貴償足葛喜從之入居之夕朦朧未睡間輒有聲至其寢榻前呼其名曰葛某汝許何在使我久俟葛應曰有事來遲汝今何在曰在某東偏某壁下葛識之明發使人穴其地得藏金數千怪

遂屏息 又一人辛勤力作積銀十錠埋之床下時出而玩弄之一夕夢有白衣人告曰若非吾主吾今辭汝歸某大家矣覺而索所埋銀無有也明日詣大家告主人問有無主人笑曰焉有是理人問其妾早起索鞋於床下乃得銀十錠不知所從來也主人異其事謂家人曰爲我製十餅如每日給工匠點心樣密以匣銀釀其中賞其人冀少解其悶其人不知餅中固有銀也持之去道渴甚欲買一瓜而無錢則出餅易瓜歟之去賣瓜者亦復不知餅中有銀也許曰某大家匠人須此轉往

賣之當倍瓜價入門遇主人問所從得餅告之故主人
固心知之與錢二十袖餅入銀宛在焉

郝老曰余讀安城劉調父

名元卿

賢奕編記一事云杜

陵韋元方外兄裴璞任邠州新平縣尉元和五年卒
于官長慶初元方下第將客于隴右出開遠門數十
里抵偏店將憩逢武吏躍馬而來乃裴璞也驚喜拜
曰君去人間乃得武職耶何從吏之甚赴也裴曰吾
爲陰官職轄武士故多武飾元方曰何官曰隴右三
川掠剩使職司人剩財而掠之韋曰何謂剩財裴曰

數外之財卽謂之剩故掠之曰安知其剩而掠之斐
曰人生一飲一酌無非前定況財寶乎陰司所籍其
數有限獲而踰籍陰吏狀來乃掠之或令虛耗或罹
橫事爾言訖不見余每見人得不意之財往往禍隨
其後或病或訟必竭之而後已豈亦掠剩使者之故
歟茲事有無姑不論獨掠剩使名號甚奇特爲拈出
治姦御史

有御史受命出巡妻乃與近寺僧姦御史歸廉知之弗
發也異口給其婦他出留一女童給使嚴訊之具得其

往來之實則磨金屑以塗婦歸令女童面質之婦辭塞
甘就死飲之而卒明日以暴疾聞殮屍盛飾于堂金銀
錦綺爛如也召其僧至曰吾鄉法用僧入殮於是悉令
其手料理入棺僧旣去則褫其冠飾裸而入焉灰釘畢
卽令人舁往其僧舍語之曰姑停頓家人至卽載歸踰
月往取時已密遣人以刀劃棺之四周矣於是舁棺者
審視曰棺有隙得無被盜乎以復御史御史疏聞於上
發棺則裸屍也鬪寺僧伏法無脫者醜既不揚忿亦得
雪人皆服御史之智世廟時事也御史失其名或曰亦

邑人

王大痴

大痴名

姚三老者上元人貲甲闈右常買別墅中

有池亭假山皆太湖怪石也一日大痴來遊酌池上酒

酣大痴曰公得此費直幾何曰千金大痴曰二十年前

老夫曾觴咏於此主人告我費且萬金公何得之易也

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孫某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大痴

曰公當效刻石平泉戒子孫異日無可奈何不宜賤售

郵老曰甚矣大痴之善諫諾也然寔足以警世聞穎

川有姚尚書神道碑規制弘鉅頗類顏魯公所書茅
山碑者國初州人侍郎某者欲割三分之一鏤墓表
畏州守難之懇祈百端州守曰姚尚書子孫微矣莫
有主者便割三分之二無不可侍郎喜過望或問守
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
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猶得中分耳

董大參

大參名朴楚人爲蓬州守行時諸子請曰平生志節兒輩
能諒一切生計不敢少覬第大人年高蜀多美材後事

可爲計也公曰唯旣致政諸子間請於公曰往者兒請爲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聞之杉不如柏子曰今所具者柏耶公莞爾曰吾茲載有柏子在種之可耳

孝丐

吳門有貴人月夜過橋聞其下有歌唱聲覲之則丐兒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得酒捧缶而跪進焉仍曼聲歌唱以侑之貴人訝詰其故丐兒曰儂有母以儂棄不得歡聊歌唱以發其一粲耳貴人嗟嘆良久歸轉相傳語稱異後時時偵之見其所以娛母不一自是諸貴人

每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丐兒

福建士人

士人李姓忘其名赴會試道經衢州路傍店主姓翁者夢土地與言明日李秀才來黃甲人也宜善待之詰朝而士人至款之甚隆士人問故曰此中土地甚靈昨來預報公此去當登第士人大喜夜思我去作官獨妻不稱夫人且謀易之士人去土地復見夢主人曰上帝以此人處心不善便欲易妻今不第矣士人下第歸復詣主人具以寔告士人惆悵而歸

鄭老曰余聞許知可應舉不第夕夢白衣人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可學醫吾助汝智慧知可如其言醫術果精病者不問貴賤診候與藥不受其直所活不可勝計復赴春闈復夢前白衣云施藥功大陳樓閣處殿上呼臚喚六作五知可果以第六名登第因上一名不祿遂升第五其上姓陳下姓樓也 又唐岳州刺史李陵興元中舉進士連不第次年有故人國子祭酒言與春官包結擬特拔之故事榜前一日例以名問執政初五更陵將候祭酒至門未開立馬

門首傍有一吏若外郡之公差坐於門側俄附凌耳
曰某乃冥吏之送進士名者因出示凌無名垂泣曰
苦心筆研二十餘年今復無成柰何曰君成名在一
年之外今欲求之亦非難但於本祿耗半且多屯剝
凌曰得名足矣客曰於此取同姓者去其名易君名
可耳復授凌自注有李夷簡名欲指之客遽曰不可
此人祿重未易動也又其次有李溫者名客曰可矣
乃去溫字注凌字客遂持去明日春官懷其榜將赴
中書祭酒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迫於權右難副

雅命祭酒曰平生交契今日絕矣春官遽曰見責如此寧得罪於權右耳請等榜揩名填之祭酒見李夷簡便欲揩去春官急曰此人宰相處分不可去他唯命閔至李溫曰可矣及出榜僂名果在揩處僂筮仕之後追敕貶降不歇於道才得岳州刺史無幾卒

紀夢

連抑武先生手抄曰嘉靖辛酉七月甲寅之早約四更分夢中口誦王荊公儉字謎云兄弟四人兩人小兩人大一人立三人坐家中縱有一二口便遇荒年也好過

誦之數過且稱其善不置傍一人曰某亦有一字謎君試猜之遂誦曰一小人六箇嘴一半橫一半豎一半在平地一半在深水予思之不能解其人曰此臨字也予因問平地深水之說曰卦名不曰地澤臨乎覺而味之真可與荆公儉字謎作對但不知作何解耳因詩以識之三商睡穩未曾醒過午頹然夢更清忽若有人臨字解儉謎端可敵王荆

郵老曰余聞之秦季公曰此甚不祥夢也國有喪官長聚哭曰哭臨抑武以辛酉得夢至次年壬戌而卒

夢神益示之先兆歟余讀西蜀趙長元名台鼎脈望曰

事有前定之數人有前知之理凡已運所作所爲而夜夢紛然重重見之此因也識神所爲也謂之夢凡未來隔年隔月隔日之事而夜夢先兆後來一一應驗此境也元神所爲也謂之照學人但養此能照之本體久久徹天徹地光明遍照爲聖爲僊爲佛次之爲賢爲真人爲菩薩所謂窮理盡性至命盡心知性知天格物致知至誠盡知胥此也豈奇怪恢偉之事耶今人如意之事則躍然喜不如意卽戚然悲皆謂

之日用不知斯言甚有理爲之紀數夢於後以見事
有前定云 淳熙中汪玉山起知貢舉將就道念一
布衣友以書約會于富陽蕭寺密語之曰程文冒子
中用三古字以爲驗玉山旣知貢舉搜卷果有用三
古字者徑置前列及拆號非其友也數日友人來見
玉山怒責之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得就
試何敢泄漏未幾以古字得舉者來謁因問之對曰
某來就試假宿于富陽寺中與寺僧步廊下見一棺
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不葬是

夕夢女子謂某曰此去頭場冒子可用三古字必登
高科幸無忘朽骨遂用其言果叨前列玉山驚嘆蓋
肅寺有停柩玉山與友約於柩榜見夢女子卽柩中
物也 謝良佐上蔡人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廷不
見神宗而太子泣及釋褐時上晏駕哲宗卽位嘗云
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寔有命人力
計較不得 廉德明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懷刺候
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乃宣教郎廉某遂覺後
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迓者及門思前夢恐官

正此不欲行親友相勉爲質之文公文公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之數人則不然固有朝爲跖而暮爲舜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德明官至正郎曾崇範妻某氏凡許嫁其夫輒死一夕夢曰田頭有鹿跡田尾有日炎乃汝夫也後嫁崇範始悟

魏劍

荊州府推官魏釗廣東人常往夷陵州檢屍道經某鎮
有鄉官徐少卿名宗者素奉梓潼神極靈忽夢神告曰
明晚本府魏推官過此其人前程遠大後當入銓曹可
預結納之應得其力遲明偵之果然少卿乃具衣冠謁
款甚勤因留宿焉執手鄭重而別魏去夷陵不數日少
卿復夢神告曰可怪魏推官此去受賄數百金故出人
罪使死者含冤之極上帝已盡削其應有爵秩并年壽
亦不永矣惜哉少卿深用歎訝試遣人往夷陵踪跡之
果不誣未幾魏丁母憂歸復補濟南等陞戶部主事繼

一年遽卒于京邸家亦凋落

孫少宰

孫少宰

名繼
臯

字以德甲戌赴南宮試夜夢臥庭中天上
星隕如雨壺集其身果狀元及第

瞿學憲

瞿學憲

名汝
說

生時父文懿公夢人饋一大星故字曰星

卿

王爾元

王爾元

名世
仁

辛丑春試余適在京二月二十五日往訪

於邸中爾元飲余酒談次見其慘然不樂詰其故爾元
曰弟此番又絕望矣昨夢有人明謂余曰君不中矣詰
其長洲所中何人曰止夏十九一人耳余曰有是人乎
爾元曰同儕有夏曙寰然行七非十九余曰不然他人
中胡得報君當是夢神廩詞戲君耳君必中二百十九
名爾元曰請問其說余曰進士三百名則第十九名爲
上十九一百十九爲中十九二百十九非下十九乎當
是上下之下非夏商之夏來朝放榜果中二百十九名

三張

三張吳人也長伯起

名

季叔

貽名燕

伯起

古詩文辭

及入法以文徵仲

出乃兼有之每伯起

造待詔未嘗不倒屣出迓把臂促膝盡爾汝之分且恒
自喜以得及伯起復恨其晚伯起有處實堂集著述甚
富詩宗老杜王摩詰然不求甚似晚喜爲樂府新聲天
下之愛伯起新聲甚於古文辭樂府有陽春堂六傳而
世所最行者則唐李藥師紅拂記也甲子以易薦京兆
試南宮輒報罷迨庚辰以母老不復應公車辟然絕足

不入公府雖兩臺使者若監司郡邑大夫旌旄日及門去未嘗以一刺報也吳人以此重之王弇州常稱伯起才無所不際騁其靡麗可以蹈籍六季而鼓吹三都騁其辨可以走儀秦役犀首騁其弔詭可以與莊列鄒慎具賓主高者醉月露下者亦不失雄帥烟花蓋實錄云伯起善度曲自晨至夕口鳴鳴不已吳中舊曲師太倉魏良輔伯起出而一變之至今宗焉常與仲郎演琵琶記父中郎子趙氏觀者填門夷然不屑意也幼干少於兄伯起七歲白皙娟好每出市人連袂瞻盼屬之曰

誰家璧兒十七以詩贊見文待詔待詔方與其客陸禮部名師道飲輶食而讀謂禮部曰吾與若俱不及也輒延入觴之陸君遂折行與幼子稱詩若皇甫按察名彭處士名黃處士水年黃處士名姬劉按察名鳳尤相得唱酬無虛夕等游

太學兩司成引以爲上客不敢抗師禮然每試輒蹶因弟叔貽之天遂厭棄盡謝其故冠裳幅巾短褐輕舠筈興縱遊吳越諸名勝建牙握節之使邦君大夫與搢紳逢掖之賢豪長者耳幼于名無不延頸願結幼子有所造請坐未定輒命酒酒至則賦賦罷則談談劇則卜夜

稍不跡方以內黛粉蛾蝶肩隨之矣蓋咸以何點擬幼
子幼子又自謂通隱也築室石湖塢中貌點兄弟像而
祠之性好客擊鯀飲醇之懽亡虛日以故壞所居顧家
橋里巷車騎冠蓋委積前後不絕守令傾耳而待幼子
所關說無不唯命人亦以是病之兄弟所重於二千
石然與伯起性行絕不同伯起常曰余視幼子分雖兄
而寔不逮弟余士木形骸而幼子美如冠玉余拙於言
詞而幼子口若決溜余通歲出外不一兩日而幼子通
歲里居不一兩日余視公府若羊腸而幼子狎若

卽此而兩公之品較然矣曠節益弔詭自放榜其門曰
仙人容易見逸士最難尋邵直指梅墩名_陸行部至贈以

一扁後以攘曲水園故幾至追奪免某某居間免未六

十介弇州作生誌自以爲曠達冠赤色幘服方袖袍腰

有大經復取門聯仙人二語書兩垂帶而題其後經曰

寬博家有蒼頭曰阿玩年四十餘矣虬鬚蟠礎忽令改

袞岐其譽而曲盤之作兩了出則令持一錘隨後學伯

倫死便埋我又一老醜婦年六十餘亦以自隨謁客投

刺則用之語人曰此吾家姐童也或時憑其肩或挽其

頸連袂踢歌於五父之衢故每出則觀者如堵亦有隨
其所至而踵之者拍手笑噱填街塞巷了無怍色嘗作
一面具綈綈若鬼客有謁之者語稍不當意寒暄未竟
輒入內着面具手兩木斧跳舞而出取胡床對客坐須
臾脫去復與理前說笑談自若又不當意復起入內如
前裝出俟其去乃已里有醫張濂水名應龍

馬天池

亦玩世不恭士也與幼子競爲迂誕一日幼子造張攜
牲醴庶羞而往張曰烏用此爲幼子曰莫若耳與其死
而莫若吾與若俱不知爲何人不如生而莫若猶得具

賓主也於是延張南嚮坐而已北嚮立拈香拜起畢奠酒三讀祭文號哭我老友三涕泗被面又拜起焚帛畢大聲挽歌碰露而出主賓不交一言明日張奠幼子亦如之張又作一柙置書室中夜則臥其內語家人曰瞑則加以灰釘馬尤誕妄一日巾衫僕從肩輿赴病者之請比歸至中途見有羣丐方聚元妙觀山門飲馬遽下輿攬其食食之掇其酒飲之羣丐以馬相公也欲起避馬曰勿敗吾輿挽留之拊掌歡呼從者曰相公不雅馬曰有是乎乃脫去巾衫曼聲長引肴核既盡始散去觀

者千萬人恬不爲怪幼子後竟不良死。叔貽少於幼于九歲生而貌微寢然穎敏甚七歲聽歌者按節而句之殊歟又能爲漁陽掺疾徐輕重靡不赴節縱辨折客客無敢抗十三工屬文十七爲郡諸生遂偕伯氏領鄉薦一時才名籍簡吳中三試春官三不利而其最後司試得其文稱善且見錄用小不及格寵歸而取其巾服及書笥焚之於庭識者知匪吉兆遂以其明年感末疾卒僅三十三歲叔貽始游伯仲間習博士家言伯仲皆善詩則亦善詩吹埙和篪洋洋盈耳有三張集伯氏善

書則亦善書又時時作猗蘭葵篠怪石出其表其爲人
醞籍開敏善談笑多藝能好潔復好整常暎日自照去
家十餘武樊圃疏地雜蒔花竹築精舍讀書其中日所
謂曲水園也佳客過從竟日夕不厭與客周旋毋論賤
貧有所匱請立應而所簡脫多達官富家子

郝老曰叔貽余內父也伯起常謂余昔在甲子秋試
時余屢躡場屋心頗厭倦八月初八夜臥號房默禱
曰此吾背城借一時也願得一夢決之尋夢偕叔天
入一公廨虛無所覩但見堂上懸一神像冠進賢

緋袍懸牙牌而目微眇余與叔貽焚香拜之若人間弔慰者然覺甚惡之既放榜愚兄弟兩人幸得同中

謂是夢不應矣及參見主司是年副考爲孫淳齋名世

以疾卒于闈設其柩於至公堂之西余輩參正考

後京兆引入西堂則柩前懸一像緋袍目眇儼然夢中所見也余與叔貽相顧訝之按孫世芳

宣府人其舅某因北虜入寇父母妻子家資罄於兵

火乃走京師謁孫孫不爲禮令就食逆旅明日復謁

閣者不爲通舅性悻直因數孫平昔負其家鞠撫恩

怒罵不已與之食不食四日立死於城墻下死之明日孫見其形於沐盆中器物衣服悉顛倒擾亂不可禁乃呼道士術遣之稍安靜二年餘孫之南京爲副考試官出張家灣復見其舅乃驚病臥舟中入南閨竟死

二文

文壽承彭名詔徵明子也少承家善正行書草書學素師頗青於藍唯待詔亦自以爲不及爲南京國子博士家貧俸薄無以自給每晨起輒書數紙令蒼頭奴出賣

須臾而米鹽醯脯悉入矣日以爲常弟休承名彰之
嘉介弟也生時待詔夢神人謂曰錫爾嘉兒故名休承有印曰夢錫余以嘉名書不如兄畫得待詔一體王弇州謂擬父則子視兄則弟

花當閣叢談卷四